

难忘娘的话

□米丽宏

那年,考取县城中学,临走头一晚,俺娘说:“往后吃饭睡觉,要跟同学老师在一块儿,人在人中间,要靠别人抬。人抬你,是人尊重你;如果你做的事,叫人看不起,就没人抬。自己抬自己,抬不起来,谁见过搬着自己屁股上树的人哩?”

临上车,娘说:“妮儿要记住了,自家的东西是宝贝,能救急;救自己的急,也要想着救别人的急。救别人急的那些东西,是为你攒人缘,你要感谢它。别人的东西,是人家的,不要去爱见。啥金贵东西,都比不上一个人不爱财。”

俺娘说的那些话,一点也不漂亮,琐碎,甚至唠叨;竟然也一点一滴渗进心里面去了。以至于到现在,别说觊觎人家的好东西,就是别人馈赠,接受时也总觉不自在。“施比受更快乐”,这个感受的痛切,大概就有娘唠叨的效力。

同样,遇到有人在各样场合吹捧自己、抬自己,总替他担心,担心他抬自己抬得累。

小时候,有人逃荒到我们村,挨门挨户讨口吃的。有人家看讨饭的过来,赶紧关门拉栓。我娘却不,舀了热汤,掰一块干粮,让我们送到门外。娘说:“不要小看人,人不遭难,谁会拉下这个脸?凡事打个颠倒,就

知道咋办了。”

娘是眼里有活儿的人,很少闲下来。即使走亲戚,在别人家也不生分,屋里院里,放下扫帚拿起簸箕忙不停。娘说:屋里院里,谁家不是这一圈儿?顺手就干了。逢春夏,娘带我们去看姥姥;一看姥姥不在家,摘下墙上的锄头,径直下了地。娘说,那些地块,她做梦都想去看看的。

我娘有一点点小浪漫。晚间,她忙完了活计,喜欢看书,她读舅舅、小姨的课本,也读下乡知识青年阿姨的《格林童话选》。读过了,就讲给我们听;兴致上来,还唱样板戏的段子。她说,一个字,就像一颗仁丹丸,让人清醒;字能帮你长脑子。

那年秋天,我回家帮着割谷子,娘说:别割光了,地头上留几棵看门。我问给谁看门呢,她说给地呀。我说,地又不稀罕。我娘说:“长了一地谷子,一棵不留,地也难过,看人家明年不给咱长喽;再说,那一群家雀儿,都在那一边瞪眼看着呢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我们只在口头上说,善待生灵啊善待万物,却不想,娘一边说,一边在做着。

俺娘说的那些话,没有一句大的,细微,具体,却像一缕缕微茫的光,映亮我们内心的角角落落。

流年碎影

□黛绿

舒缓而柔和的古典音乐,流水般流淌在空气里,与逝去的风景一起,停留在记忆深处……

曾经的住所在曲折的小巷深处,是我离开老家辗转搬迁最后一次租住的地方。一幢绿藤缠绕的两层楼房有些年月了,屋檐下的一树栀子花在雨季里盛放,馥郁而令人怀旧的气息,使记忆复苏。在方言里,栀子也唤作玉荷花。旧日时光,外婆把玉荷花插在发髻。她在屋里忙碌着,勤快地料理家务,或如常出门,愉悦而自足。一朵芳香的花如此简洁隽永,它予人绵延的情思,使贫乏的日子平添几分清雅。

现在很少有人把花朵戴在头上,或别在衣襟,顶多用清水供养起来,放在案头。岁月流逝,我一直保持养花的习惯。在芳香的嗅觉里,体验一种文艺气息,抑或陷入美好遐思。花香润泽的岁月,过滤尘俗,净化身心,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。“花的地位对人类而言,其实可与情诗相提并论;宁静安详,香气就能致远;无需做作,甜蜜已达人心。”——冈仓天心在《茶之书》里的描述浪漫唯美,使人久久低徊。

二楼的纱窗外,绿色的藤蔓自然垂下,荒芜而诗意。角落的花坛里种植薄荷、百合、洛神花、鸢尾等花卉植物,南瓜与天罗的藤蔓四处攀援。乡野气息的花朵,明媚了整个夏天。

除了芳邻花草,还有鸟雀们时常来光顾。咕咕鸣叫的斑鸠,唧唧喳喳的麻雀,长尾巴的红嘴蓝鹊,白头翁……甚至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。它们在屋顶从容漫步,悠闲觅食。清晨是小鸟吊嗓子的時候,宛转清脆的歌喉宛如天籁之音。这些自由的精灵,偶尔在天空留一剪闲逸的身影飞向云端,飘忽而逝。

当风携雨至,细碎的雨点打落在窗前屋檐、阶前葱茏的草木间。淅淅沥沥的雨声,似喁喁细语,使人心绪安宁。时光清浅,岁月静好。在细雨纷飞的日子里,闲闲地翻阅一本古书,内心静谧安详,即使独处一室,也能感受到天地辽阔,万物有灵且美。雨后初晴,凭栏眺望,屋顶的瓦,青碧可爱。“一夕轻雷落万丝,霁光浮瓦碧参差”,典雅的古诗,分外契合眼前的意境。

楼下是个大杂院。一株亭亭的白玉兰种在一口缸里,一位老人精心照料它。每逢雨季,与栀子一样盛开芳香的花朵。有一年却落尽叶子,光秃秃的枝干在萧瑟的寒风中摇晃。以为枯死,后来被绑上稻草御寒。次年清明,奇迹般抽出嫩芽。这年,它不曾结过一朵花苞,在光阴的轮回里韬光养晦。随着时序渐进,又开始缓缓开花,逐渐繁茂。

那段时期,我随遇而安,在幽暗的厨房里做着简单的一日三餐。偶尔沉下心来,学着酿制醪糟、腌咸菜,做各种面食。楼下小孩的吵闹,大人的絮叨,打麻将的声音……各种人间烟火的合奏曲不时传来,而我并不太在意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如同生命力顽强的植物,在世间一隅,活得寂寥而丰盈。

闲适是一剂抗慰身心的良药,偶尔从繁忙的俗世脱身而出,听一听鸟语,闻一闻花香,缓解压力,调节情绪。在安静中汲取精神力量,然后轻装启程,再度出发。那些年,我独自抚养尚年幼的女儿,日复一日处理琐碎的家务,经常奔波于城乡之间,做英语家教维持生存。偶有闲暇时光,写一些文字投诸报刊杂志。生活中有泪也有笑,有过奋斗也曾经失落。蓦然回首,流年碎影中的悲欣交集,恍惚化作吉光片羽,遂隐没在苍茫的时间之河。



花开一半就好

□潘玉毅

买花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买全开的,因为花在盛开之后很快就会凋零。拿着已然全开的花束回到家中,放不了两天悉数开尽,又得将其移至垃圾桶里,岂不可惜?所以,大多数人在买花的时候通常会选几朵全开的、几朵半开的、几朵未开的,这样接下来的数天里,每天都能看到好看的花朵,似此方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。

花半开就好,人半熟就好。古人曾说:“君子之交淡若水,小人之交甘若醴。”此语乍听无理,仔细推敲却极为在理。朋友间关系的亲疏跟日日厮混没有什么必然联系,最烦的是交浅言深,明明只是半熟的朋友,却搞得好像十年知己。“交浅言深,君子所戒”,真正的朋友,即使久不联系,但风起时雨落时月圆时,总会不自觉地牵挂于心。

《论语》里写道:“不撤姜食,不多食。”意思是说,在饮食方面,离不了姜,但也并不贪食。由此不难看出,在吃一道上,“只需一半”的原则同样适

用。宋人朱熹在为《论语》作集注时写道:“适可而止,无贪心也。”无贪心即是不求满,懂得知足,见好就收——人之处世做事正该如此。

以待人为例,世间鲜少有人会是全才,充其量当个人才、大才,故而在思考问题时难免会有疏漏。如果我们不管什么事都要求别人面面俱到、算无遗策,此等苛责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,久了便会令人生厌;如果我们对己总是求全责备,每一件事都要求尽善尽美,到头来也一定会让自己觉得不痛快,以致“郁郁不得志,哀吟泣下”。所以说,花开一半就好,凡事尽力了就好。

李碧华有一语:“情字横画多,总生枝节。留三分,不是为人,而是为己。”这正印了“话不可说尽,势不可去尽,凡事太尽,缘分势必早尽”的古话。世事物极必反,有时求全不如求缺,待人抑或待己,宽大为怀,能容“不满”,说不定反而是一种正向激励。